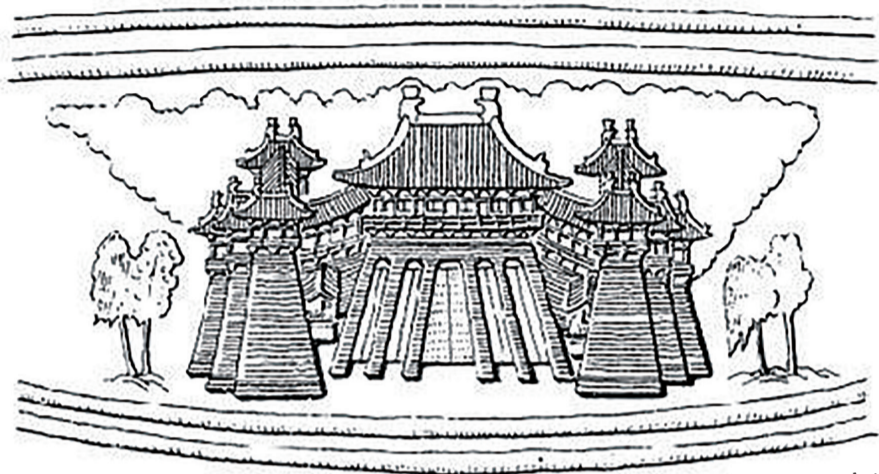


北京地区最富传奇色彩的 燕国宫殿

碣石宫



文/门学文

北京最古老的地名是“燕”和“蓟”。据《史记·周本纪》载：周武王伐纣胜利后，把尧的后代封在蓟国，把功臣召公封在燕国。后来燕国占据蓟国，并把蓟城作为国都，以后北京地区就“燕”“蓟”并称。“蓟”的历史已有3000余年，今石景山地区就属于“蓟”的范畴。古燕国以燕昭王在位时最为强大，他曾在蓟城筑碣石宫以引进人才，而碣石宫的旧址就在今石景山地区。

清代《天府广记》载：“宁台之下又有碣石宫，在蓟县西三十里宁台之东。”光绪《顺天府记》说：“衙门口村，旧有碣石宫近此。”上述史料的作者，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者，他们说碣石宫在衙门口附近必有所据。北京史权威北大教授侯仁之老先生，一直认为宁台在石景山地区，而衙门口村至今还在。那么，碣石宫的旧址究竟在衙门口的什么地方呢？笔者认为，它在今衙门口的村北，而不在村南。《石景山区地名图》上，衙门口村北有老地名叫“碣石坪”，

位于石景山路南的石景山医院和万商大厦之间稍后的地段，南临鲁谷路。那里背靠老山，南临永定河古河道，正好在古时鳌山的脖颈，属于古人理想的风水宝地。那里地势平敞，有较厚的人工扰动土，似古人有意平整过的台地，且离衙门口村极近。邹衍是阴阳家，学究天人，创“五行”学说，燕昭王又极为尊重邹衍。碣石宫建在那里，比衙门口的其它方向都更合乎古人的风水理论。

为什么说碣石宫是北京地区最富传奇色彩的古燕国宫殿呢？原来，它与古燕国的壮丽史诗有关。

战国时的古燕国厕身于“七雄”之中。它面积广大。《战国策》说它“东有朝鲜、辽东，北有林胡、楼烦，西有云中、九原，南有滹沱、易水，地方二千余里。”也即是说，它的地理范围应包括今河北省的北部，东至辽宁地区，甚至朝鲜半岛的大部。但燕是个弱国，居于“有所附则无不重”的特殊地位。燕王哙时，燕国自己发

生内乱，齐国趁机攻占了它。燕王哙的儿子即位后，收拾残局，卧薪尝胆，誓雪国耻。那新即位的国王，就是历史上叱咤风云的燕昭王。他有雄才大略，尤其善于吸引人才和使用人才。他为谋臣郭隗筑黄金台，为天下闻名的大知识分子邹衍筑碣石宫，使当时各国的人才“争趋燕”。经过28年的艰苦努力，终于使燕国重新屹立起来。他命大将乐毅联合五国军队攻打齐国，一仗而胜，齐国“亡七十余城，唯即墨和莒未下”，“珠玉财宝尽收入燕，大吕陈于元英，故鼎反乎历室，齐器设于宁台，蓟丘之植植于汶漙。”（乐毅《报燕惠王书》）。

碣石宫是这一沧桑巨变的导火线和转折点，因而对古燕国史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。唐代的蓟城西门在今军事博物馆一带，唐人北征多出蓟城西门经过今石景山地区，他们对这里残存的燕国旧迹有很深的感受。如初唐的大诗人陈子昂就来过，他在一组诗的序中说：“丁酉岁，吾北征出自蓟门，历观燕之旧都，其城池霸业

迹已芜没矣，乃慨然长叹。忆昔乐生邹子群贤之游盛矣，因登蓟丘作七诗以志之……”。乐生指乐毅，邹子就是指住在碣石宫内的邹衍。陈子昂在诗中就提到了碣石宫。请看：

“南登碣石馆，遥望黄金台。
丘陵尽乔木，昭王安在哉？
霸图今已矣，驱马复归来。”

诗中的碣石馆即碣石宫。除陈子昂外，李白、汪遵也到过这里，并留有诗句。那时的唐人是知道先秦蓟城位置的，还能指出碣石宫旧址。他们对燕昭王的伟业充满了敬意，这是今天的石景山人应引以为自豪的。

碣石宫可能是石室，也可能是以石料为主的大型建筑。附带说明的是，碣石宫在秦灭掉古燕国后即被平毁。但后人很钦佩燕昭王和邹衍，历代有作为的北方统治者，都在原址或其它地方重建碣石宫，以作纪念。所以直到清代，还有旧迹存在。

又到满园玫瑰香(二)

(连载)

文/喻家卿

人类栽培葡萄的历史不短，欧洲人该是最早。我乘游轮沿莱茵河而下，两岸葡萄园连绵不断，映衬着不时闪现其中的中世纪的古堡透着神秘。

葡萄传入中国是在1817年，是位美国传教士在山东青岛种下的。到现在，我国北方很多地方都种植了葡萄，据百度介绍，“茶淀玫瑰香”葡萄是很有名的。

我就生长在茶淀玫瑰香葡萄园遍布的清河农场。还是上小学四年级，就接触到种植葡萄了，倒不是栽苗上架什么的活计，而是去给那些老葡萄藤剥老皮。我们用的工具就是铅笔刀。那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，把翘起来的老葡萄藤皮剥下即可。这活儿是在深秋完成，因为要把葡萄枝条埋在土里才能过冬。剥了老皮有什么好处呢？我早忘了。

等上了中学，种植葡萄的活儿就干多了，因为学校也有一大片葡萄园。什么出土，上架，打枝，打药，什么都干。等葡萄结果了，为了防止病虫害，还要给每一串葡萄都套上纸袋。

葡萄袋那会儿有专门卖的地方，可是那要有个前提，就是在自己用旧报纸

做成的袋不够用了才去买。那会儿学校的旧报纸还真不少，平时都留着，就是为了做葡萄袋用。当时正是文革时期，报纸上遍布伟大领袖的图片和语录。做袋子前，早先把领袖图片和领袖语录剪下来。剪是剪下来了，可报纸上出现了大大小小的窟窿。没办法，只能再用报纸把窟窿糊上。

带着补丁的纸袋子是都做好了，我看着那一大纸箱子剪下来的领袖图片和领袖语录发愁，怎么对待呢？烧了？那是犯罪。收起来，干嘛使呢？农场有造纸厂，是不是去做纸浆？我都出冷汗了。那年月，这么想都是忤逆，都要“灵魂深处闹革命”的。有人把那纸箱子封好，不知放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关于葡萄的活儿都干了，等到了采

摘葡萄的时候，却不让我们干了，还不是怕吃嘛！

多少年过去了，看到朋友老钟在自家小院种植的葡萄，很是羡慕。除了赞叹他的手艺，还有就是他说那些葡萄里，就有三棵是从清河农场弄来的玫瑰香。我曾经是那么的想离开清河农场，可如今一看到、听到、吃到玫瑰香葡萄，都会联想到清河农场。这，就是乡愁。

